

八年詩選集

雷石榆著



粵光印務公司印行

八年詩選集

雷石榆 著

粵光印務公司印行

序

詩是我的心的音响，我的靈魂的呼喊，我的生命之最高的或最輕微的呼吸。我爲了牠，消磨了我的童年，消磨了我最寶貴的青春，甚至代替了世俗所謂人生的幸福。如果說我也是一個詩人，那麼我是屬於時代的悲劇的詩人，我們中國的詩人（與現實搏鬥的詩人）終是那末悲劇的，而且「詩人」幾乎成爲奚落與屈辱的稱呼。我雖然不僅是寫詩，但一般人常是叫我做「詩人」好似是爲了適切地顯示我的命運似的。我也毫不爲意地接受這種稱呼，而且我依然不引爲奚落或屈辱地，放筆寫我要寫的詩，按照我的心的音响，我的靈魂的呼喊，我的生命之最高的或最輕微的呼吸。

以「七·七」事變爲我生命史的轉換的階段，戰爭驅使我走向遼廣的空間，走向艱苦的前方，也走向沉鬱的後方，但我是一直勇敢的，樂觀的，我盡情地用我的筆呼喚，詠嘆，伸訴……我預知着未來那麼個日子總要到來，那是受真理所安排的，雖然我不知道到底在我的生命的過程那一刻才出現，也許不是我這一生所能看到的，可是我不得不理想着，並爲追求牠獻出我的生命的熱力。

我的詩過多地表現個人的情愫嗎？在我的短篇抒情詩中確有着這種傾向，這種傾向也是必然的，無論在群眾之間生活着，或孤獨地生活着，詩人不能在其表現中隱藏着自我的影子（那性格的，思想的，感情的持有的特性）而且往往在自我的影子中反映着一種共通的感覺，或提示着一種高出一般感知的理解，作為人民的詩人，他是戰鬥在現實之中，但同時又在精神的境界擁抱着理想而生活。沒有現實生活內容的詩固然是貧乏的，抽象的；但沒有詩人的自我的影子的滲透，那更是枯燥的，死板的，令人讀了感覺厭煩的矯揉造作的形式的玩弄。

我在抗戰開始的第一年間，出版了三個詩集，現在來評價，是值不得什麼的，但在當時

正是反映由於直面着戰鬥而高揚着的激情的吶喊。這以後的八年間，隨着現實的演變而變化着我寫詩的情緒，在所有的詩作之中，可以找出戰時的前方或後方某一個階段的體驗的痕跡。但是很可惜，在這麼悠長的八年中，只有出了一個長篇童話詩集「小蠻牛」兩個短篇詩集爲了出版寄來寄去而無下落，以後我也懶得打想出詩集這回事了。

勝利後的祖國，不但沒有給我什麼欣慰，反使我異樣疲倦了，就連詩也難得寫出一首了，我覺得九年來堅貞忍苦獻身於民族解放的

戰鬪（不管是直接或間接）那末寶貴的生命力好像完全等於白費了。兩個月前，我抱着天涯流浪的心境，從廈門橫渡到台灣來了，在高雄

與林光瀨兄有一見如故之誼，並承他好意慫恿，囑將歷年詩稿整理，交給他所主持的粵光印務公司印行，我也覺得在這裡出版，具有特殊的意義，乃將帶來殘存的稿本，加以一番選擇，整理成冊，名之爲「八年詩選集」。

「八年詩選集」本已在廈門閩南新報刊過一部份，所以整理起來不大費工夫，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是在廈門時重遇一別十年的一位福州同學郭湘帆君，他非常熱心地借我的稿本去用複寫紙繕抄，並分我一份，計有四十餘首之多，所以很便利於我這次的編纂，在這裡，特別銘感他的勞績。

願以這詩集，作爲最先獻給台灣青年諸君的心靈的禮物，或者作爲一個悲劇詩人盡忠於祖國所留下的生命的創痕。

雷石榆

一九四六，七，九•夜於高雄

八年詩選集目錄

戰爭中的歌唱

別了，廣州！
別贈吳履遜將軍
你的丈夫死了
故鄉在烽火中
潼關外的弧線路上
侵略的獵犬
春在洛陽
人生難得這一回
致南國的朋友
曾是異國的情敵
張伯倫媒婆與達拉第小姐
田舍英雄

把青春向你獻上
寡婦與木人
中國的筆部隊
我從西北來
別母
呼喚你的永生
愛與恨
夢
讓我再想起你
我死了也不要棺材
心曲
再會吧，昆明！
詩友的結婚
友情
你們走在我的前頭
我聽見你的嘆息
春又來了
懷想故鄉
寄江南
壯行
家破人亡者的歌
在國境外索還血債
悲歌
空中進行曲
請你再彈一曲

聽我歌一曲
青春解
桃江夜曲
幻想曲
生日歌
哀悼戰鬪的詩人
血染汨羅弔屈原
憶

補 遺

贈
那麼一天
成長在教育的搖籃
答客向
同情
投回祖國的懷抱
難童
想起了你
睡與醒之間
報春的微笑
我聽見一種聲音
縱使我一切都失去了
人道主義的旗手折了
憶福州
駝駝過綠洲

「勝利」
再一度生活在春天

日文詩作

日本の革命同志に
あなた方を歓迎する
新たな樂園を
島の夏
夜の町
旅の愁、
心の酔

別了 廣州！

別了，廣州！

爲着你的生存，

爲着整個民族的解放，

一年來，我忍着飢餓

在難民收容所，

在傷兵醫院，

在集會場中，

在播音台上……………

或粉墨登場，

或嘶着喉嚨歌唱！

別了，廣州！

我在你的懷抱，

嘗過敵機猛炸的滋味，

也嘗過文化官僚的白眼；

但我始終執拗着堅強的意志，

我始終矜持着清白的貞操，

即使毫無生活的保障，

也不灰心，也不怨尤，

別了，廣州！

前綫需要我，

我要在北國的塵埃中

在沙場的血泊裏
冒着敵人的炮火
飛馳我們的戰馬
戰鬥，戰鬥！

我要把俘虜變成我們的戰士
我要把敵兵變成我們的戰友
把新世界的土台築起，
把法西斯的屍首深埋！

別了，廣州！

我的家鄉
願你成為南國金湯的城池
百粵的健兒以鐵血保衛你
假如我不致戰死在沙場
也許我還有機會，
帶着勝利的微笑，
頂着溫熱的太陽，
再見你
再見你
在珠江波頭
在白鷺潭邊
輕拂征衣
歌唱光榮的史詩！

一九三八，七，廿六，

別贈吳履遜將軍

「一，二八砲手」！（註）
你雄偉蠻勁的軀幹，
當你挺立在演講台前，
像一座大砲鎮在砲壘上；
那宏亮的聲音，
也像砲彈的轟響。

我早知道你是文武兼優的戰士，
但我在你的駐地傾聽了你的歌喉，
你却還是擅唱中外名曲，
男腔女調的能手。

我以為你是唯一的鋼鐵的好漢，
你却還是具有藝術的敏感，
熱情的柔腸，
你凝視着那反叛了家庭
一直追隨你，現在為守軍令
而不得不隔離了的島國種的愛妻的照像
在我之前寫下了壯懷而苦心的情書。

「一，二八砲手」！
你是一個現代優秀的軍人，
你做了軍民合體的膠漆，

你向十兵和百姓灌注文化的甘露，
你鍛鍊着血肉的堡壘，
你把握着必勝的信心。

「一，二八砲手」啊！
可惜我們相敘的時間太過倏忽，
但在鐘落潭兩晝一夕的印象，
永遠在我的心頭躍動，
我將用你教給我們的騎術，
叫馬蹄在雪地鉤起銀花
我將用你督率演習的姿態，
吶喊我們的戰士上前！
當弦月鉤住深夜的天邊，
也一定像你樣仰空歌唱……

別了「一，二八砲手」啊！
我們爲了拯救祖國的危亡，
相敘固是值得歡狂，
分散也並無絲毫悲傷，
且待你的炮彈轟毀敵人的武裝，
且待我的咽喉爆出凱旋的壯歌，
那時候，我們寬下戎衣，
對着光復的河山痛飲吧！

（註）「一，二八砲手」是郭沫若氏的一篇寫
他的印象記的題目。

一九三八，七，廿七，廣州

你的丈夫死了

小林靜江：

他死了，

你的丈夫死了！

在晉南的前綫，

在一次敗北的戰鬪裏。

靜江：

也許正是你抱着

他寄你的情書和照像在酣睡着的時候，

也許正是你凝視着腳踏車下的孩子

而聯想戰馬上的丈夫的當兒，

他在「支那」勇士的刺刀下，

做了可憐的異國鬼了。

靜江：

也許你在等着「凱旋」的消息，

預備伴丈夫到北海道避暑去；

但當噩耗傳到你的耳邊，

你悲酸的淚泉要向那兒傾流？

靜江約啊！

誰使你做了不幸的寡婦？

誰使你的孩子做了孤兒？

幾多青春，快樂，愛情……
都化爲侵略者的炮煙，
你這可憐的少婦啊，
難道把永劫的悲劇寄諸天命？！

一九三八·卅一·晉南

故鄉在烽火中

我的故鄉在南國的廣東，
雖然我多年飄流在異邦，
久離她溫暖的懷抱，
疏飲她甜蜜的乳漿。
但一個季節之前，
我曾在一度寒暑中擁抱過她的胸膛
於是我又嘗了荔枝的甘汁，
嚼了芭蕉的肉香，
還有龍眼，芒果，菠蘿，黃皮……
亞熱帶特有的產品。
我更忘不了每天敵彈毀傷你的肌膚，
——那千百的房屋，城鎮……
我更忘不了遭難的姊妹兄弟，
——那碎頭斷肢的屍身……

啊，我的故鄉在南國的廣東，
我却燃着復仇的心火來到西北的戰場，

懷念的夢只有繫在征人的心臟，
不管征人的心臟盪着砲彈的聲響，
哦，故鄉約啊！
如今更從你的身上，
遠遠傳來敵寇蹣跚的蹄音
我彷彿看見戰士的血火迸在暴寇的肉漿，
我彷彿看見炮煙渦捲珠江頭的天心；
我憤怒的血流在肺腑吊着瀑布，
巴不得挾翼飛到羊城的前線！
故鄉啊，你在烽火之中，
但願倭寇盡葬在你的江邊！

一九三八，十，十八，垣曲

潼關外的弧線路上

敵人的炸彈即使
在我眼前爆開火山，
我的神經也一樣平靜，
當然我並不會忘記
每次在轟炸中看到同胞模糊的血肉，
加深一層憤恨的感情。
敵人的砲彈即使
在我的耳畔捲起旋風，
我的聽覺也一樣平靜，

當然我並不會忘記
那無數掠過眼簾的房舍和城壁
化成一片的瓦礫和廢墟，
撩起對毀滅者無限的憎惡。
尤其是這次轟毀了橋樑，
使我不得向原路回去的時候，
不禁遙對着風陵渡上的敵陣詛咒。
但世間並沒有絕路的人，
也沒有絕路人的路，
這次我繞過潼關外的弧綫土路，
比馳過鐵路有更愉快的印象
那不是因廣濶的田野上，
有結着鴉巢的奇麗的枝桠；
也不是隔着重山，
聽砲聲徒然的咆哮，
而是在這條路上：
洶湧着我們武裝的鐵流，
在行列中間馬驢馱着山砲和輜重
配合着戰士肩上槍林的威風；
也有担架隊穩勁地，
抬着負傷的兵士，
剪着塵埃的步伐，
追隨隊列的後頭；
遠遠還可看到汽車載着大砲
硬直地伸起被油布包着大的頸子；